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一 起強圉大荒落盡玄默閹茂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弘爲丞相

封平津矣 勃海郡高成縣有平津鄉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勃海高成縣也有平津鄉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公卿百官表弘爲相皆在今年建元以來矣者表恩澤矣表皆云元朔三年封矣按

三年引始爲御史大夫蓋誤丞相封矣自引始漢初常以
書五爲三因置於三年耳
列矣爲丞相引則既相而後
封侯故丞相封矣自引始
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
庭門而引客別於掾史官屬也時上方興功業引於是
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
文學之臣與之論難難乃旦翻引嘗奏言十賊彊弩張晏
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彊曰虞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
下其議下遐嫁翻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師古
兵謂矛戟弓劒戈吾讀曰虞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
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
之器也箠馬撾也梃大杖也撻音闥犯澾滋衆盜賊不
設劒耰音憂梃大鼎翻撻音闥

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卒以亂亡李奇曰恤翻故聖王務教化而省
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
明示有事也記内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註云天地四方男
子之所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古者
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侯豕侯周官又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愚聞聖
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
爲盜賊之以攻奪也爲盜之爲于僞翻攻奪之罪死然而不
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
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
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引引詘服焉

難乃旦翻 詘與屈同 引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引有隙無近從諫引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濃景帝子前三年受封數所削角翻下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爲人廉直以引爲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引乃薦仲舒爲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引引欲誅之以事以事致其罪而誅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右內史後爲右扶風治直之翻任音壬上從之 春大旱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沮音阻 太僕公孫賀爲

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王裨王十餘人裨古曰裨將也裨頻移翻 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言裨將小王也猶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復扶又翻 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師古曰伉音抗又工郎翻伉爲宜春

侯不疑爲陰安侯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
間行戶剛翻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
列地封爲三侯列漢書作裂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
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
尉公孫敖教爲合騎侯晉灼曰合騎侯猶冠軍侯也余據功臣表合騎侯食邑
於勃海高成都尉韓說爲龍額侯班志龍額侯國屬平原郡額音洛公孫賀
爲南窌侯窌匹孝翻又普孝翻李蔡爲樂安侯樂安功臣表作安樂食邑於琅邪之
昌縣校尉李朔爲涉軹侯涉軹班史衛青傳作陟軹功臣表作軹食邑於齊郡之西
安趙不虞爲隨成侯隨成侯功臣表作隨成食邑於千乘縣公孫戎奴爲從

平侯從平侯食邑於東郡樂昌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班史作竇豆
皆賜爵關內侯於是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
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亢音抗人或說黯曰自天子
欲羣臣下大將軍說式芮翻師古曰下戶嫁翻大將軍尊重君君不
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友不重邪師古曰言
能降貴以禮士最爲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
疑數所角翻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
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古
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汲黯見見賢遍翻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

帳織成帳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

黷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黷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爲于僞翻復方目翻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兒寬以學卒史補廷尉文學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卒史秩六百石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余謂掌故掌故府之典籍者也以兒寬自掌故補卒史推之則掌故之品秩從可知也　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秀才異等謂有俊秀之才異於常等者　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

請皆選擇以補右職吏謂百石已上及比百石以下卒史也　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暑千餘人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喜許記翻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遷死見十四卷文帝前六年　建元六年彗星見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見賢遍翻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說式芮翻先悉薦翻起兵時也　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治直之翻下同　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

雷被善用劒與太子戲誤中太子故得罪時有詔欲
師古曰被皮義翻姓譜雷古方雷氏後
惡毀惡也如字斥免之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也是歲被亡
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下遐嫁翻蹤迹連王公卿
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
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人衣於既翻刺七亦翻因發兵反天
子使中尉宏即訊王師古曰即就也王視中尉顏色和
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閼奪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閼音遏師古曰
格音閣謂閣止不行之詔削二縣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
見削地恥之於是爲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

望禮節間不相能賜即安之弟也孝文十六年與安同受封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
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爲所并亦結賓客爲反
具以爲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
王后徐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因
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
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從千容翻王乃使孝客江
都人枚赫陳喜作輜車鍛矢輜薄庚翻兵車也樓車也鍛都元翻冶鐵也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
南王乃昆弟語師古曰爲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
契約爲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杜佑曰漢定邑北三百餘里後魏置雲中郡以合騎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翁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師古曰沮音阻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賢曰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復扶又翻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信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受封及敗匈奴

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誘音酋將即亮翻降戶江翻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班表議郎秩比六百石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屬郎中令蜀郎中令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凡軍行置軍正掌舉軍法以正軍中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大將軍長史秩千石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兵彊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孫子之言言大小不敵小雖堅於戰終必爲大所禽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言失爲臣之意也行戶剛翻說式芮翻且使臣職雖當

斬將將即亮翻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所居爲行在所以四海爲家故謂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霍姓以國爲氏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弗從大將軍擊匈奴爲票姚校尉服虔曰票姚音飄搖師古曰票匹妙翻姚羊召翻票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鴞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計其所將人數則捕斬首爲多過於所當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

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產生捕季父羅姑匈奴左右大當戶在左右大都尉之行也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其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季父亦單于祖父也羅姑其名行戶浪翻比弗冠軍師古曰比頻也比毗至翻冠古玩翻封去病爲冠軍侯帝以去病功冠諸軍以南陽穰縣盧陽鄉宛縣臨駣聚爲冠軍侯國駣音桃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爲衆利侯姓譜郝殼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後因氏焉功臣表衆利侯食邑於琅邪郡姑幕縣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爲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妻七細翻與謀漢信

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幕與漠同以誘
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
陰山以北皆大漠不生草木以
翻無近塞單于從其計近塞單于從其計斬翻
衆擊胡比毗至翻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
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與讀
曰預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
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
除爲吏禁錮重繫也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
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
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
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焉長十一級曰

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下云級十七萬
凡直三十餘萬金今贊引茂陵中書說之不盡也貢
父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或說七
當作一與茂陵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
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
金當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
功爵其級十七參考顏劉註皆因求其說而不得遂
疑茂陵書所謂十一級爲不足又疑史之正文萬字
爲衍皆未爲允也蓋級十七萬者賣爵一級爲錢十
七萬至二級則三十四萬矣自此以上烏得不每級
而增乎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以此推之則三十
萬金爲錢三十餘萬矣此當時鬻武功爵所直之
數也夫民入錢買爵隨其錢之多少爲爵級之高下
爵之高下有定直而民錢之多少無定數若比而同
之其失殫遠矣史記作直八十萬金索隱曰一金萬
錢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
合成三十四萬也

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師古曰耗亂也
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
獲獸

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
錫一角獸蓋麟云麟麋身牛尾馬足五色圜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京房易傳曰麟麞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尒雅麟麞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麞圜頂一角曰蓋云者意其爲麟而未知其果爲麟也於是以慶五時時加一牛以燎時音止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於是濟北王濟北王勃淮南厲王子孝景四年徙封濟北今王勃子成王胡也濟北王孝文十六年封衡山王都廬後天漢四年國除入漢爲泰山郡濟北王禮翻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

償之 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姓譜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後因氏焉余按衛亦有左右公子姓譜之說非是魯有左丘明 案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妄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言非也治直吏翻王召中郎伍被彼皮義翻姓譜伍姓出於楚伍舉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臣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復扶又翻被曰昔秦爲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立爲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閒閒古莧翻因秦之

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易以豉翻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事見十五卷景帝三年夫吳王王四郡四郡東陽郡鄣郡吳郡豫章郡王王下于況翻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謂爲梁孝王所破也犇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東宮淮南王所居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庶生曰孽長知兩翻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言后不以爲子太子不以爲兄數秩數也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慾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事見上元朔五年下廷尉治下遐嫁翻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復扶又翻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皐之口據三川之險漢河南秦三川郡也其地當伊洛河三川之會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師古曰徼要也幸非安之福也徼工堯反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矦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言僞爲丞相御史請於天子之書徒郡國豪傑高

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詔獄書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有詔獄蓋奉詔以鞫囚因以爲名逮諸侯太子幸臣逮對獄追下同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說式芮翻下同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言不須爲此也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使使人僞得罪而西言使人詐爲得罪而逃去西如京師事大將軍使疏吏翻欲使人僞得罪而西言使人詐爲得罪而逃去西如京師事大將軍一日發兵一日猶言一旦即刺殺大將軍刺七亦翻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好呼到翻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引等如發蒙振落耳發蒙謂物所蒙覆發而去之振落謂木葉將落振而墜之皆言其易說式芮翻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求盜卒也掌逐捕盜賊漢書本紀高帝時爲亭長令求盜之薛治竹皮冠人衣於既翻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呼火故翻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罷遣出去也翻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言雖自剄到而身首不能絕也到古頂翻下同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

得反具以上下公卿治其黨與（索山客翻求也搜也）嫁翻以上句斷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雅素也雅辭素來言語也）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爲于僞翻）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遺于季翻）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矦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爲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輼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

敗孝（敗蒲邁翻）會有司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爲頭首而藏匿之）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矦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子據爲太子年七歲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初張騫自月氏還（事見上卷元朔四年氏音支）俗（爲于僞翻）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土著謂有

城郭常居不隨水草移徙也宛於元翻著直畧翻多善馬汗血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云一說汗血者汗從肩膊出如血號能一日千里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于寘國在南山下居城寘徒賢翻又徒見翻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註崑崙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度葱嶺入北天竺境又西南流逕中天竺國又西逕安息南注於雷翥海雷翥海即西海也在安息之西犂靬之東東南連交州海其東水經註河水一源出于寘國南山北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西域傳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陽關西六里鹽澤一名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玉門陽關皆在敦煌西界括地志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蒲昌海一名泑澤亦名鹽澤水經註河水一源出于寘國南山北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西域傳流與葱嶺河合東注泑澤潛行地下其南則

河源出焉索隱曰按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其一出葱嶺一出于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鄯善且末接徙鄯善治扜泥城且末治且末城皆

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生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蜀布細布也史記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杖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爲杖也賈人往市之身毒孟康曰身毒即天竺也所謂浮屠也胡也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師古曰亦曰捐毒賈音古索隱曰身音乾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騶度之著直畧翻度徒洛翻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使疏吏翻惡烏路翻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少詩沼翻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宜當也逕直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安息治番兜城臨嬀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俗亦土著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遺于季翻朝直遙翻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譯傳言之人周官象胥之職也遠方之人言語不同更歷九譯乃能通於中國重直龍翻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騶言爲然乃令騶因蜀犍爲發閒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犍爲郡名閒隙而行閒古莧翻使者求間隙而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徙斯榆也以手點物爲指使之出求路指身毒而行徙讀與斯同僰蒲墨翻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祚南方閉巂昆明服虔曰漢使見

閉於夷也師古曰嶲即今嶲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南寧州諸爨所居是其地葅音眇又音作嶲先藥翻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暑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國地有滇池因以名國楚使莊蹻以兵定夜郎諸國至滇池因留王其地華陽國志滇池周回三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謂之滇池漢爲益州郡後改爲永昌郡魏晉之間爲晉寧郡唐爲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長知兩翻滇音顛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元朔四年罷西夷至是復通師古曰事謂經畧通之專以爲事也復扶又翻二年冬十月上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三月戊寅

平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爲丞相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豈可留之暮年復與李蔡爲丞相月日正同乎又按長厤三年三月無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從史記表霍去病爲票騎將軍票騎將軍始此票頻妙翻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括地志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焉音煙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中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上列翻執渾邪王子師古曰渾下昆翻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像也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爲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像而祭之今之佛像是其遺法屠音儲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復扶又翻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貫穿也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易以豉翻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陳讀曰陣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徐廣曰南都賦黃間機張善弩之名裴駰曰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云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射而亦翻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師古曰自如言懼甚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班志博望侯國屬南陽郡括地志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罷讀曰疲弗能追罷歸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治直之翻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復扶又翻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博望侯師古曰博望侯國屬南陽郡括地志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罷讀曰疲弗能追罷歸漢濛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自如言功過正相當也廣軍失亡多而殺虜亦過當故曰自如而票騎將軍去

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矦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帝開置居延縣屬蜀張掖郡使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其北過小月氏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才猶翻涂音塗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降戶江翻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廌擊司馬趙破奴爲從票矦以從票騎有功因以爲號功臣侯表不書食邑之地校尉高不識爲冠矦功臣表宜冠侯食邑於狼邪之昌縣校尉僕多爲輝渠矦僕多本匈奴種來降漢功臣表僕多作僕朋輝渠侯食邑於南陽之魯陽縣合騎矦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爲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索隱曰選宣變翻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先悉薦翻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江都王建建易王非之子景帝之孫與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姦淖鄭氏音卓師古音奴教翻陂雷陂即廣陵之雷塘在今揚州堡城之北平岡之上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見賢遍翻建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爲淫虐

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
祝繼救翻 詛莊助翻 又聞淮南衡山陰謀建亦作兵器刻皇帝
璽爲反具事發覺有司請捕誅建自殺后成光等皆
棄市國除 膠東康王寄薨寄景帝子中二年受封 秋匈奴
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
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
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要一遥翻 令報天子是時大
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使疏吏翻 馳傳以聞傳株戀翻
下同 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
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票騎既

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
欲降者 師古曰恐被掩覆也 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
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至
行在所 傳張戀翻 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
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
王萬戶爲漯陰侯 班志漯陰縣屬平原郡漯他合翻 封其裨王呼毒
尼等四人皆爲列侯 呼毒尼爲下摩侯雁疵爲煇渠侯禽黎爲河綦侯文當戶調雖爲常樂侯文潁曰雁音鷹疵庇蔭之庇師古曰疵匹夷翻
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 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云三萬兩今從史記平準書汲黯傳縣官無錢從民貰馬 貰始制翻賃也師古曰賒買也民

或匿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罷讀曰疲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賈音古見賢遍翻曰夫匈奴攻當路塞言塞障當匈奴所入之路也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勝音升而費以巨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鹵與虜同予讀曰與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也臣民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爲于僞翻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五屬國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故塞秦之先與匈奴所關之塞自秦使蒙恬奪匈奴地而邊關益斥秦項之亂冒頓南侵與中國關於故塞及衛青收河南而邊關復蒙恬之

舊所謂故塞外其地在北河之南也師古曰凡言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史記正義曰以來降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而金城河西之俗而屬於漢故曰屬國河水出金城河關縣西南塞外積石山東流逕金城郡界自允吾以西通謂之金城河渡河而西則武威等四郡之地然金城郡昭帝於元始六年方置史追書也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並步翻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屠王太子曰磾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磾丁奚翻班表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閼氏音煙支時而召閱諸馬後宮蒲側曰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窺視師古曰視宮人至曰磾獨不敢曰磾長八尺二寸長直亮翻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黃門有馬監狗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得出入禁中駙馬都尉所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光祿大夫本中大夫帝改其名賞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乘繩正翻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曰磾姓金氏為金氏貴顯張本

二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夏五月赦天下淮南王之謀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獄辭所連發出其事寄母王夫人

即皇太后之女弟也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上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爲膠東王康王寄去年薨今年方置後又封其所愛少子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鴈山國都六故改爲六安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山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廩工外翻芻藁之藏也一曰庫廐名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遣蒙恬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地千里地甚好於是爲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由是名也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

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仰牛向翻予讀曰與分扶問翻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勝音升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繇讀曰搖上將討昆明以其閉漢使故也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舊事昆明池蓋地三百二十頃是時濿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數所角翻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方目翻及五大夫大夫舊爵二十等之第九級也漢法至此始免徭役徵發之士益鮮鮮少也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師古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爲吏者使之出馬也千夫武功爵第七級以故吏弄濿皆謫令伐棘上林穿

昆明池　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馬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於水傍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渥音握洼於佳翻上方立樂府 樂府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使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以窴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協律都尉先無此官武帝始置於此佩二千石印紘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 初詩新造之詩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調徒釣翻爾雅三卷二十篇文帝時列於學官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 漢時五經之學各專門名家故通一經者不能盡通歌詩之辭意必集五經家相與講讀乃得通也及得神馬次以爲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註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成文謂五聲上下相應鄭康成曰五聲雜比曰音單出曰聲上默然不說 說讀曰悅考異曰史記樂書武帝作十九章歌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次以爲歌中尉汲黯進曰陛下得馬詩以爲歌誇聖制當族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按天馬歌本志云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武紀云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五年十一月立泰時於甘泉太初四年貳師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公孫弘以元狩二年薦汲黯以元狩三年免右內史五年爲淮陽太守元鼎五

年卒又黯未嘗爲中尉或者馬生渥洼水作歌在元狩三年汲黯爲右內史而譏之言當族者非公孫弘也雖未立泰畤或以歌之於郊廟其十九章之歌當時未能盡備也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濃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黯言之甚怒上乃笑而喻之即其怒笑之間而觀其君臣相與之意則帝之於黯非但能容其直而從容不迫方喻之以其所見使他人慶此固將順之不暇矣而黯自言其心猶以爲非此豈面從退有後言者哉黯之事君固人所難能而帝之容黯亦非後世之君所可及矣治直吏翻 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

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爲便辟則不可辟者避人之所惡便毗連翻辟讀曰僻 自言爲愚豈不信然乎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賈音古累字 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繡也采而爲之繢黃外翻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

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后與後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如淳曰雜銀錫爲白金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時議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以爲白金三品之文師古曰他果翻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建元五年廢三銖錢行半兩錢更工衞翻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班表大令有兩丞齊有大夫東郭氏姓譜桑秦大夫子桑之後咸陽齊之大賈也僅南陽大治皆致生產千金引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心計者不必用籌而知其數也賈音古下同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毫至秋而銳小言其剖析微細雖秋毫之末亦可分而爲二也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鈦左趾韋昭曰鈦以鐵爲之著左足以代刖也索隱曰三蒼云鈦踏脚鉗也張斐漢晉律序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刖至魏武改以戍代鈦也晉律鉗重二斤長翹一尺五寸師古曰鈦徒計翻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

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占之贍翻下同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瓚曰此緡錢爲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而出一算余謂率計緡錢二千而出一算算百二十錢緡冒巾翻及民有軺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軺小車也招翻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匿藏也悉盡也藏匿而不自占占而不盡者罰戍邊一歲沒其

余君作

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師古曰論事既多至於日晚朝直遥翻)天子忘食丞相充位(但充其位無所建明)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數所角翻)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少詩照翻)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委於僞翻蓄也宜輸其所蓄也)

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如字)乃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爲齊太傅(齊王次昌元朔三年薨無後國除元狩六年始封皇子閎爲齊王式蓋傅閎也史因其輸財得官而終書之幾居豈翻)

春有星孛于東北(孛蒲內翻)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爲于僞翻)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幕沙漠也師古曰言輕易漢軍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軍不能輕入而久留也余謂後說是)令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及私將馬自從者皆非公家所發之限)

從才用翻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數所角翻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爲右將軍食其音異箕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一罷讀曰疲乃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虜北也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

之走音奏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師古曰回繞也曲也卢悔翻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結髮者言始勝冠即在戰陣及今得當單于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孟康曰奇隻不偶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爲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所角翻奇居宜翻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余謂指欲禽單于而言脫有邂逅失之爲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敖失侯見上二年青本與敖友又脫青於陀故青欲使當單于而立功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

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慍於運翻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言結陳以待敵也陳與陣同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張晏曰武剛車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續漢志諸軍有矛戟其飾幡旂旗幟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環音宦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言日欲沒也大風起砂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羽翼引其兵如鳥之張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徒洛翻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騾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騾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騾來戈翻冒莫克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女加翻殺傷大當殺傷各大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遲直二翻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寘徒賢翻如淳曰趙信降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飤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師古曰簿謂文狀也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

莫府上時掌翻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復扶又翻遂引刀自剄到古頂翻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獲臂善射如淳曰臂如獲臂通肩也度不中不發度徒洛翻中竹仲翻將兵之絕之處孔穎達曰暫無曰乏不續曰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近其靳翻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樂音洛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爲于僞翻而右將軍獨

下吏下遐嫁翻當死贖爲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徙徙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谷蠡音鹿黎十餘日眞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師古曰去除也丘呂翻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重直用翻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校戶教翻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匈奴分其國爲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

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崔浩曰羣鳥之所解羽故曰翰海廣志翰海在沙漠北師古曰積土增高曰封爲壇祭地曰禪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文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爲列侯路博德爲邳離侯衛山爲義陽侯復陸支爲杜侯伊即靳爲衆利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爲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應劭曰司馬主武事諸武官亦以爲號漢官儀曰時議者以爲軍中有侯司馬故加大爲大司馬以別異之自此票騎將軍同大將軍品秩位亞丞相自是之後大將軍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孔文祥曰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濛孫武吳起也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濛天子爲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治直之翻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言不恤視軍士也少詩照翻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班表太官有令有丞主膳食師古曰齎與資同余謂音則兮翻亦通裝也爲于僞翻乘繩證翻既還重車餘棄粱肉師古曰重直用翻粱粟類也米之善者而士有飢者其在

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服虔曰穿域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蹴蹋爲戲也劉向別録曰蹴鞠相傳以爲黄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所以講武知有材也蹋徒臘翻鞠居六翻喜士退讓師古曰喜許吏翻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操七到翻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魏臺訪議高堂隆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索隱曰漢以來謂死爲物故就朽故也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蓋漢軍死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冒頓之強盡取蒙恬所奪匈奴地而王庭列置於幕南今匈奴爲漢所攻遠遁幕北故幕南無王庭也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班志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置官以主屯田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蠶食言如蠶之食葉以漸而侵其地也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少詩沼翻復扶又翻下同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下遐嫁翻下同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任音壬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朝直遥翻請才性翻使疏吏翻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姓譜狄春秋狄國之後又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師古曰博士儒官也故呼爲生能無使虜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

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師古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蔽障以禦寇也障之尚翻又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侯城此即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辯而窮當下吏也下遐嫁翻曰能於是自是之後羣臣震慴師古曰震動也慴失氣也慴之涉翻無敢忤湯者忤五故翻是歲汲黯坐濿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爲右內史河內太守王溫舒爲中尉守式又翻先是竇成爲關都尉函谷關都尉也先悉薦翻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竇成之怒師古曰猛虎產乳護養其子則搏噬過當故以爲喻乳人喻翻及義縱爲南陽太守義姓也縱其名至關竇成側行送迎側行不敢正行言恭甚至

郡遂按竇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言察足也畏懼之甚重直龍翻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亦二百餘人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脫一切皆捕而鞫問之也服虔曰律諸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賂說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鞫窮也謂窮治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掩定襄獄一切捕鞫而云是日皆報掩定襄獄一切捕鞫而云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後郡中不寒而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爲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也治直吏翻王溫舒始爲廣平都尉廣平本屬趙國景武之間分爲廣平郡征和元年立爲平干國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

人師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爲吏也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濛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温弗行濛也即有避因其事更之亦滅宗師古曰避謂不問其先所犯罪也弗濛謂盡意捕擊也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近其靳翻廣平聲爲道不拾遺遷河内太守以九月至今郡具馬五十疋爲驛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自河内至長安私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獲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余謂没入其家以償所受之臧其義似徑臧讀曰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奏而天子可之謂之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古毋毋無通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天子聞之皆以爲能故擢爲中二千石郡守二千石正卿及列卿皆中二千石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王夫人齊王閎之母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考異曰漢書以此事置李夫人傳中古今相承皆以爲李夫人事史記封禪書少翁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按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漢書誤也今從史記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

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
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
乃爲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飯牛也飯扶晚翻佯不知言曰此
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謂其親書手跡也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隱謂秘誅文成之事不令人知之也

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初二校改三字增六字 再校改二字增二字卅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二起昭陽大淵獻盡重光協洽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壝地
葬其中當下吏自殺壝而緣翻下遐嫁翻罷三銖錢更鑄五
銖錢去年廢半兩錢行三銖錢更工衞翻考異曰漢書食貨志前以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

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於是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師古曰郊謂交迫衝要之處乃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去年免故召拜之守式又翻受印詔數彊予彊其兩翻予讀曰與僞翻下正爲同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復扶又翻填大賢翻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任音壬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思念也言吏民不安而失其所也吾徒得君之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也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過古禾翻與讀曰預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譽音餘好興事舞文濛好呼到翻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也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耳十歲而卒詔徙姦猾吏民於邊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爲丞相武彊侯莊不識高祖功臣青翟其孫也班志武

強縣屬廣川唐冀州武強縣是也　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鼎湖宮名在京兆班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弘農索隱曰昔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　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爲姓也本嘗遇病而神下之故爲巫也下戶嫁翻降附也　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少詩沼翻彊其兩翻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瘉也　置酒壽宮帝置壽宮以奉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芳壽宮括地志壽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中　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　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翻　時上卒起幸甘泉卒讀曰猝　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心以爲過也復扶又翻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氷雨于具翻　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事見上卷四年　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縱放也肆也　義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以縱爲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其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格音閣沮才汝翻壞也　考異曰漢書武紀元鼎三年十一月令

民告繙據義縱傳則在今冬棄縱市郎中令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父怨大將軍衛青也恨其父事見上卷四年師古曰令其父抱恨而死也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師古曰謂未多時也敢從上雍師古曰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曰上也上時掌翻雍於用翻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射殺敢射而亦翻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云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病愈幸甘泉大赦莫知其爲何年本紀皆無其事獨義縱傳有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義縱李敢死皆在今年敢傳云從上雍至甘泉宮雍蓋衍字也平準書云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按武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元鼎元年四年赦首尾四年若今年更有赦則四年赦與平準書不合今從百官表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爲于僞翻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策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服虔曰誥敕王如尚書諸誥李奇曰今敕封拜諸王策文起於此毛晃曰漢制天子之策長二尺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於下也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者不可勝計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少計慮云耳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六月詔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姓譜宋恭公子石食采於褚氏其德可師號曰褚師因以命諸侯相也分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爲吏有罪者守郡守相勝音升天子甚悼之爲冢像祁連山初霍仲孺吏畢歸家霍仲孺本河東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吏畢言爲吏畢免歸家也娶婦生子光

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仲孺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而見之大爲買田宅奴婢而去爲于僞翻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爲郎稍遷至奉車都尉任保任也帝置奉車都尉比二千石光禄大夫掌御乘輿車秩比二千石是歲大農令顏異誅景帝後元年更治粟内史爲大農令考異曰徐廣註史記平準書云異誅在元狩四年壬戌歲廣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其年註云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非誅不思有二年字致此誤也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見上卷四年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以皮薦反四十萬時王侯朝賀以皮幣薦璧故曰皮薦朝直遥翻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稱尺證翻說讀曰悦張湯又與異有郤郤讀曰隙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下遐嫁翻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詔令初下有不便勉也異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脣蓋非也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讀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頻寐翻而公卿大夫多諂諉取容矣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考異曰漢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漢紀云六月得寶鼎于河東汾水上吾丘壽王對云云按封禪書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營旁得鼎詔曰間者巡祭后土云云武紀元鼎四年十月幸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禮樂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寶鼎恩澤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樂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鼎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泰山

友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
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

夏五月赦天下　濟東王彭離驕悍彭離梁孝王子
封濟子禮翻悍下罕翻又佚肝翻　景帝中六年受
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
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也剽匹妙翻劫也好呼到翻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
湯有郤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貞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歷滿東京至魏晉以下皆然郤讀曰隙下同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

下湯治論殺之上時掌翻下遐嫁翻下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爲于僞翻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道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道官無獄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班表導官屬少府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佯不省囚徐尤翻爲于僞翻省心景翻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減古斬翻人姓名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瘞於計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爲此要約朝直遥翻至前至帝之前也湯獨不謝湯以丞相四時行園陵當謝御史大夫不豫園陵事故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欲以見知故縱之罪罪丞相招故縱丞相患之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卿二千石朱買臣嘗爲主爵都尉王朝至右內史邊通至濟南相陳留風俗傳邊祖于宋平公子戎字子邊余按左傳周有大夫邊伯仕宦絶在湯前湯數行丞相事數所角翻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史遇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死之欲以死發湯之姦也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服虔曰居謂儲也賈音古下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

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臧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被皮義翻汗烏故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服虔曰柏梁臺高二十丈高居以號翻大七圍以

柏爲之今書皆作柏服說非也

銅爲之上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脩自此日盛　二月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　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爲御史大夫　大夫石氏有衛

大雨雪雨于具翻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是歲孔僅爲大農令而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班表大農有兩丞元狩四年以東郭咸陽及孔僅爲之令置中丞其位當在兩丞上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時置均輸官於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而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杜佑曰漢武帝置均輸謂所當輸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　元狩四年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裴駰曰百官表水衡都尉掌官辦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眞工大姦乃盜爲之　渾邪王既降漢見上卷元狩元年　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見上卷元狩元年　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朝直遥翻遠于願翻　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張騫傳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同在敦煌祁連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而大月氏又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而奪其

國昆莫報父怨西攻破大月氏國因留居爲烏孫國鴈欲誘之復歸故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斷丁管翻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鴈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爲鴈之副而各令持節也道可便遣之他旁國泓道有便可通使之他國者即遣之鴈既至烏孫昆莫見鴈禮節甚倨鴈諭指曰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近其斬翻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

鴈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要讀曰腰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鴈還宛於元翻氏音支身毒音捐篤于闐徒賢翻又徒見翻師古曰道讀曰導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鴈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鴈還到拜爲大行後歲餘鴈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其後分置五十餘國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戎盧扜彌渠勒皮山烏秅西夜蒲犁子合依耐無雷難兜罽賓烏弋山離犂鞬條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桃槐休循捐篤莎車疏勒尉頭烏孫姑墨溫宿龜茲烏壘渠犂尉犂危須焉耆烏貪訾離卑陸卑陸後國郁立師單桓蒲類蒲類後國西且彌東且彌劫

國山國狐胡車師前後王是也南北有大山者南山在于寘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山是也中央有河者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寘南山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注蒲昌海自于寘以西水皆西流逕休循罽賓大月氏安息等國而入于西海蒲昌之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西海之水東南合于交州漲海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班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陽關酒泉郡有玉門縣闕駟曰漢罷玉門關屯置其人於此括地志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西則限以葱嶺西河舊事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寘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鄯善亦曰樓蘭

國治杅尼城去陽關千六百里鄯上扇翻傍步浪翻莎車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素河翻

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唐西州交河縣是也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

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杜佑曰奄蔡後爲肅特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匈奴蓋以僮僕**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焉耆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危須治危須城在焉耆東百里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尉犂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南接鄯善且末二國**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應劭曰其水如酒故

曰酒泉師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唐
爲肅州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九百里**稍發徙民**
唐之涼州即其地宋白曰
東南至長安二千八百里**以絶匈奴與羌通之道**天
太初四年分置武威郡
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
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
大放博望侯時齎資也操持也放依也言遣使所將
節幣大槩依遣博望侯時也放讀曰
倣**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習故
不多發人少詩沼翻**漢率一**
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
歲而反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據班史以故關爲引農縣
應劭曰引農去新安三百

里述征記新安縣
今猶謂之新關**春正**
月雨雹雨于具翻**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常山憲**
王舜薨舜景帝子中五年受封
謚法博聞多能曰憲**子勃嗣坐憲王病不**
侍疾及居喪無禮廢徙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
防渚地漢獻帝改防爲房
兼立房陵郡今爲房州
宋白曰闕駰云即春秋
平爲眞定王眞定縣本屬常山今分眞定
綿曼纍城肥纍四縣爲王國**以常山爲**
郡於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華山嵩高本在天子
江淮南衡山謀反國除入漢爲郡元狩元年濟北王
獻太山及其旁邑今又以常山爲郡然後皆在天子
之邦
徙代王義爲清河王義文帝子代王參之孫王
子薨無子國除
徙代王王焉**是歲匈奴伊稚斜單于死子烏維**

單于立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師古曰荅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祇之祀不爲神所荅應其令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澤中圜丘郊祀志有司議祠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班志夏陽縣屬左馮翊汾陰縣屬河東郡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郡供具不能備也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淳曰脽者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鄧音與葵同彼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爲脽字耳故漢舊儀曰鄧上音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班志滎陽洛陽並屬河南郡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臣瓚曰汉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紀年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瓚說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以下皆姓姬著於史傳余據恩澤侯表周子南君食邑於潁川長社

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勝景帝子中二年受封樂成侯丁義高祖功臣丁禮之曾孫班志樂成侯國屬南陽郡考異曰漢書郊祀志作樂成侯登按史記漢書功臣表當爲丁義今從史記漢書功臣表

同師上方悔誅文成誅文成見上卷元狩四年得樂大大說說讀曰悅大先事賤東康王康王寄上弟也爲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爲甘美之言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

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處昌呂翻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塞悉則翻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惡音烏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馬肝殺人儒林傳食肉無食馬肝是也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旗旗自相觸擊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皆作棊獨史記孝武紀作旗按漢武故事云大嘗於毀前樹

旍數百枚大令旍自相擊繙繙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又拜爲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爲樂通侯恩澤侯表樂通侯食邑於安定郡高平縣食音嗣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師古曰斥末用者也又以衛長公主妻之乘繩證翻長知兩翻衛太子姊也師古曰衛太子姊如淳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衛太子之姊也孟說非妻七細翻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共讀曰供相屬於道屬之欲翻自太主將相以下太主帝姑竇太主也皆置酒其家獻遺之遺于季翻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據前史下文言爲天子道天神則道讀曰導使

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羽衣綃羽毛爲衣也今道士服被之使衣亦衣於旣翻數月佩六印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併樂通侯爲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搤音厄腕烏貫翻后土營旁師古曰汾脽本魏地之墳故曰后土祠之兆域河東太守魏脽也營謂后土祠之兆域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秋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泗水統凌泗陽于三縣本屬東海郡帝分爲王國初條侯周亞夫爲丞相周亞夫景帝前七年爲相中三年罷趙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章懷太子賢曰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曰傷害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貢父曰持法者或以私意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無害無於行則可以爲吏矣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爲酷急言以當時九卿同列者比之禹爲酷急也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姓譜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子孫因以爲氏按尹氏周之世卿及爲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勝音升上乃復以王溫舒爲中尉趙禹爲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

爲燕相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治直吏翻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余謂闊謂征斂稍寬禁防疏闊之時狹謂督促迫急之時闊時不急征收假貸與民使營生業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師古曰繼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之欲翻課更以最課上上曰最上由此愈奇寬殿丁練翻課下下曰殿民聞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南越王胡薨謚文王嬰齊入宿衛見十七卷建元元年在長安取邯鄲

摎氏女取讀曰娶邯鄲蜀趙國師古曰摎居蚪翻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趙佗自號南越武帝李奇曰去其僭號上書請立摎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數所角翻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濛濛比內諸侯樂音洛見賢遍翻下同要讀曰邀恐漢邀之以用朝廷之法如內諸侯王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少詩照翻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百官表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八百石師古勇士魏臣等輔其決

曰助令決策也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班志桂陽縣屬桂陽郡唐爲連州桂陽連山二縣地）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數（所角翻）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朝直遥翻）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濛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漢制諸侯王國二千石以上皆漢朝所命餘得自置今賜南越丞相內史中尉太傅印使之比內諸侯也漢自文帝除肉刑不用黥劓之法故亦令南越除之劓魚器翻又牛例翻填讀曰鎮爲呂嘉反張本）上行幸雍（雍於用翻）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師古曰等同也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因斐人奏之（斐甲義翻又博計翻）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班志河東蒲坂縣有首山）鑄鼎於荊山下（班志馮翊懷德縣有荊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頯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頷下垂肉也頯其毛也頯人占翻）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

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也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山爾翻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師古曰太室山在潁川崇高縣是爲中嶽

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隴坻也在天水郡隴縣三秦記曰其坂九曲上隴者七日乃越西登崆峒縣名唐地理志崆峒在岷州溢樂縣西岷州漢臨洮之地史記作空桐正義曰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隴西守以行往卒卒讀曰猝天子從官不得食惶恐自殺從才用翻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唐麟州治新秦杜佑漢新秦中之名以名郡耳麟州不能盡有漢新秦中之地也北地與朔方接境時朔方新置郡蓋使北地并力以

營築亭徼也徼吉弔翻上又幸甘泉立泰一祠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加焉雍有五時今祠太一所用如雍一時之祠具也有加者加醴棗脯之屬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爲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說文醊祭酹也師古曰謂聯屬而祭也醊竹芮翻食讀曰飤從才用翻朔冬至昧爽昧宵也爽明也謂日尚昧昧而天色漸明也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日夕夕月則揖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瓚曰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郊泰時而揖日此又別儀朝朝下直遥翻下同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亨讀曰烹屬天屬之欲翻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班表太史令屬太常劉昭志秩六百

石掌天時星厤凡國祭祀喪娶之事談即司馬談也祠官掌祠祀之官寬舒史逸其姓 請三歲天子一郊見見賢遍翻詔從之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治直之翻齎讀曰資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晉說未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後趙光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余據南越王姓趙曷爲不稱南越秦王晉說未爲通長知兩翻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數所角翻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先悉薦翻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韋昭曰特使者爲介胄也

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爲恃介者間也以言間恃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恃爲介胄則非也震嘉以介爲因亦有所由介者實主所因也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坐徂卧翻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將即亮翻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杖直亮翻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言異於常也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鑱嘉以矛鑱楚江翻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以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

者怯無決又以爲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
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往使疏吏翻參曰以
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
天子罷參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班志郊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郟城縣郊音夾千秋蓋相濟北成王胡也胡貞王勃之子奮曰以區區之越
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顛得勇士三百人
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
二千人往入越境樛居虯翻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
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
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

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
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
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
術陽矦建德爲王建德也班表術陽矦史蓋追書下
邳長知兩翻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開直道給
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擊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番禺南越都番音潘越
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
好爲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莫連翻發兵守要害處春三
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
冠冠古玩翻封其子延年爲成安矦班表成安矦食邑於潁川郡之郟縣樛

樂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矣班志龍亢縣屬沛國亢音剛考異曰漢書功臣表作龍侯南越傳作龔侯晉灼曰龔古龍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及南越傳皆作龍亢侯今從之

夏四月赦天下　丁丑晦日有食之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環濟要畧曰伏波將軍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濤伏息也出桂陽下湟水水經匯水出桂陽縣盧聚南出貞女峽合湟水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爲桂水山海經以洭水爲湟水出桂陽通四會師古曰湟音皇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應劭曰湞水出南水經湞水逕桂陽郡之湞陽縣南而右注溱水湞鄭氏曰湞音櫻孟康曰湞音貞師古曰湞丈庚翻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嚴故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非謂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以禦蛟鼉水虫之害張說近之貢父曰船下安戈既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曉行船故信張說蓋是余據表無歸義越侯嚴零陵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唐爲永道二州瀕水班志出零陵縣陽海山東南至廣信入鬱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瀨音賴蒼梧本越地帝始置郡有瀕水關唐梧賀康端封之地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

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
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 如淳曰王子爲侯歲以黃金嘗酎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余據當時失侯者列侯王子侯共一百六人蓋不特王子侯有酎金也酎直又翻省悉景翻劾户槩翻辛巳丞相
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下遐嫁翻丙申以御
史大夫石慶爲丞相封牧丘侯 恩澤侯表牧丘侯食邑平原時國
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濂而兒寬等
推文學皆爲九卿更進用事 更工衡翻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慶醇謹而已 師古曰醇專厚也五利將軍裝治行東
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
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 師古曰售應當也不售者無驗也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 西羌衆十
萬人反與匈奴通使 使吏翻疏攻故安圍枹罕 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
隴西郡枹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班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枹罕今河州治所枹音膚罕如字匈奴入五原 五原即秦九原郡帝
日五原郡有原五所故名謂龍遊原乞地于原青嶺原尚嵐眞原橫槽原也五原故城在今榆林縣界
六年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
西羌平之 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陘 陘作陝音姚氏曰尋陘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陘音狹破石門 石門在番禺西北二十里郡國志呂以貴

嘉拒漢積石江中爲門因名石門 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敗蒲賣翻 伏波爲營師古曰壘以待降者 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扶又翻諭 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譽得嘉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 考異曰史記漢書表皆作孫都南越傳皆云都稽今從傳 戈船下瀕將軍兵及馳義矣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南海唐廣州循州之地蒼梧註見上鬱林唐桂州鬱林黨繡州之地合浦唐廉雷潘州之地交趾唐安南之地杜佑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交故名交趾劉欣期交州記曰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卧者更扶乃得起山海經交脛國爲人交脛郭璞曰脚脛曲矣相交所謂雕題交趾也九眞唐愛州之地日南唐驩州之地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珠厓儋耳唐瓊管之地應劭曰二郡在大海厓岸之邊出眞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其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儋耳之人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爲數支狀如羊腸累耳而下垂賢曰儋耳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儋丁甘翻臣瓚曰珠厓郡治瞫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三十五里見茂陵書 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爲將梁矣蘇弘爲海常矣都稽爲臨蔡矣 徐廣曰海常在東萊余以王子侯表參

考則海常矣當食邑琅邪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功臣表臨蔡侯食邑河內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爲侯趙光封隨桃侯史定封安道侯畢取封臈侯居翁封湘城侯考異曰凡此等封侯者年表皆有月日爲其先後難齊故盡附於立功之處後倣此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班志緱氏縣屬河南郡宋白曰今縣東南二十五里緱氏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緱氏侯翻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師古曰迂回遠也誕大言也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觀古玩翻賽南越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據郊祀志五年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故今賽祠賽先代翻馳義矣

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且蘭亦南夷種帝開爲縣屬牂柯郡且音苴子閭翻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犍渠延翻守式又翻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將即亮翻誅且蘭及邛君莋侯莋才各翻下同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矣始倚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朝直遙翻上以爲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巂郡邛渠容翻巂郡唐爲巂州巂音髓莋都爲沈黎郡邛君莋侯莋都所治本莋都臣瓚曰今蜀郡嶲道是也師古曰茂陵書沈黎治莋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唐爲黎州地冉駹爲汶山郡駹莫江翻應劭曰今蜀郡嶓山本冉駹地宣帝地節四年省嶓山郡并蜀今茂州諸羌之

地是也華陽國志汶山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皆其地也唐置茂州汶山縣注云有岷山類篇汶音岷又據史記夏紀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之岷皆作汶蓋漢時古字通用也康曰汶音問非也**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高祖置廣漢郡唐爲梓州白馬居武都仇池班志所謂天池大澤括地志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武都郡唐階成武等州地**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班志揭陽縣屬南海郡唐爲潮州韋昭曰揭其逝翻蘇林音揭師古音竭**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使疏吏翻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徐廣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杜佑曰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括地

志在虔化縣東北一百二十八里校戶教翻**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虢將軍驕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番陽界地名白沙沙東南入十里有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劉昫曰武林在蒼梧猛陵縣界隋分猛陵置武林縣屬永平郡唐置龔州**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矣齒將屯也**齒城陽共王子坐酎金失侯故書曰故矣將即亮翻下僕將同**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爲于僞翻**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師古曰搴拔取之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降戶江翻**掘死人以**

地是也華陽國志汶山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皆其地也唐置茂州汶山縣注云有岷山類篇汶音岷又據史記夏紀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之岷皆作汶蓋漢時古字通用也康曰汶音問非也**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高祖置廣漢郡唐爲梓州白馬居武都仇池班志所謂天池大澤括地志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武都郡唐階成武等州地**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班志揭陽縣屬南海郡唐爲潮州韋昭曰揭其逝翻蘇林音揭師古音竭**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使疏吏翻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徐廣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州慶化縣界括地崖山當古驛道杜佑曰梅嶺在慶州慶化縣東北一百二十八里校戶教翻**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番陽界地名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在蒼梧猛陵縣界隋分猛陵置武林縣屬永平郡唐置龔州**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矣齒將屯**齒城陽共王子坐酎金失侯故書曰故矣將即亮翻下僕將同**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爲于僞翻**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師古曰搴拔取之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降戶江翻**掘死人以**

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吕嘉得以東越爲援師古曰以僕不以窮追之故令得以東越爲援也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傳張懿翻行下孟翻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奪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爲主爵都尉又爲樓船將軍并將梁侯故爲三組組印綬也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蜀刀蜀中所作刀師古曰蜀刀有環者也挾僞干君師古曰干犯也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蘭池宮在渭城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至明日又不對假令將失期內顧師古曰言顧思妻妾也以道惡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不讀曰否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班志句章縣屬會稽郡史記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若邪時屬會稽山陰縣界今之若邪溪在越州東南二十五里曰雲溪以擊東越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絶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爲使者即聽而遣之爲于僞翻樂音洛使疏吏翻下同于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爲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于讀曰與爲具備人衆遣之爲于僞翻下同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

指師古曰垂天子指意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爲難必當更求充使令立功以贖罪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濛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下同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予讀曰與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行下孟翻其使皆貪人子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度徒洛翻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古曰空道即孔道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易以豉翻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浮沮匈奴中井名出軍時期賀至浮沮井故以爲將軍之號下匈河將軍其義類此浮子餘翻匈河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臣瓚曰匈奴河水去令居千里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張掖郡張掖昆邪王所居地唐爲甘州敦煌唐爲沙州考異曰漢書武紀元狩二年渾邪王降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分置張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張掖酒泉郡太初元年開武威郡太初四年開敦煌郡後元元年分酒泉置今從武紀徙民以

實之　是歲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余謂鹽器則官與牢盆是也鐵器則官鑄鐵器是也苦惡專指鹽鐵器而言如說未可厚非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船算及鹽鐵器並見上卷四年彊其兩翻商者少物貴少詩沼上由是不悅卜式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漢書作古不死之名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時掌翻師古曰稍漸也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父音甫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竹筋翻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祛丘居翻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所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

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爲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帥讀曰率乃行自雲陽班志雲陽縣屬左馮翊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元朔四年置西河郡其地自汾石州西北至蔚州東北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焉雲州雲中縣西北百餘里至朔方臨訾遣使者鄭嘉南越王頭巳縣於漢北闕縣古懸通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將即亮翻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卒子恤翻立斬主客見者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見者謂引見郭吉於單于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讋龍言之涉翻師古曰失氣也終不敢出上乃還祭黃帝冢橋山應劭曰橋山在上郡陽周縣釋兵須如須如地名考異曰漢書作涼如今從史記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或對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東陵謂茂陵也在長安東故曰東陵乃還甘泉類祠太一師古曰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也上以卜式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

傳以兒寬代爲御史大夫　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班志錢唐縣屬會稽郡師古曰轅姓終古名故越衍侯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據東越傳吳陽先在漢使歸喻餘善餘善不聽及漢軍至陽以邑人攻越書故越衍侯者言其舊爲越衍侯也越衍侯及建成侯皆東越所封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上封終古爲禦兒侯孟康曰禦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國語曰吾用禦兒臨之宋祁註云禦兒越北鄙今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禦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史記正義曰禦兒今陽爲卯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爲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嫈侯東越降將多軍

爲無錫侯卯石侯功臣表作外石食邑於濟南東成作東城屬九江郡開陵侯國屬臨淮郡桉道功臣表作安道食邑於南陽索隱曰繚嫈縣名師古曰繚音遼嫈於耕翻橫海校尉福城陽共王子海常侯福也坐法失侯以今功封繚嫈侯服虔曰嫈音瑩劉伯莊曰紆營翻無錫縣屬會稽郡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數所角翻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虛如字康讀曰墟春正月上行幸緱氏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作三月漢書武紀及荀紀皆作正月今從之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荀悅曰萬歲神稱之也從才用翻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奉扶用翻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

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東萊春秋萊子之國高祖置萊郡唐爲登萊二州之地言夜見大人長數丈長直亮翻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鄭氏曰公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爲天下父故曰鉅公師古曰鉅大也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先就翻留力就翻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師古曰間微也隨間隙而行也夏四月還至奉高奉高縣屬泰山郡泰山治所也禮祠地主於梁父地主八神之一也梁父音甫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續漢志委貌皮弁同制長七寸

高四寸制如覆盆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阜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沈約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紳帶也長三尺天子有事必自射牛示親殺也今士採此禮以爲封禪議封泰山下東方考異曰武紀癸卯上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廣古曠翻廣度廣曰廣高居號翻度高曰高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孟上泰山服虔曰子孟霍去病子也上時掌翻下同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山北爲陰丙辰禪泰山下阯師古曰阯者山之基足阯音止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見賢遍翻下同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爲神藉藉才夜翻薦也五色土益雜封

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師古曰雲出於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瓚班志明堂在奉高西南四里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更互也工衡翻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施式智翻著見景象罔然如有聞臣瓚曰聞呼萬歲者三是也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禪肅然禪與禪同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更工衡翻下同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博與蛇丘屬泰山郡博縣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師古曰蛇音移歷城縣屬濟南郡民田租逋

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載子亥翻治直之翻下同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幾居衣翻復扶又翻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躁則到翻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處昌呂翻須待也僊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孟暴病一日死子孟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並步浪翻上時掌翻北至碣石巡自

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原父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爲搜粟都尉也先悉薦翻）盡管天下鹽鐵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賈音古）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委於僞翻輸音成）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

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於既翻）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秋有星孛于東井（晉天文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又曰東井雍州分孛蒲內翻下同）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台（天文志咫尺也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填星土星也填讀曰鎮）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齊懷王閎薨無子國除（閎元狩六年受封）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十二月初三日校改二字增十九字再校改三字冊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三 起玄黓涒灘盡玄黓敦牂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還祝祠泰一以拜德星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 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緱工侯翻拜卿

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宿留音秀溜見
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復扶又翻時
歲旱天子既出無名山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
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杜佑通典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祠也在東萊曲城
初河決瓠子河始決見十八卷元光二年後二十餘歲不復塞復扶又翻下同
又翻塞悉則翻梁楚之地尤被其害被皮義翻是歲上使汲仁
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
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沈持林翻令羣臣從官自將
軍以下皆負薪卒填決河從才用翻卒子恤翻築宮其上名曰
宣防宮道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溝洫志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

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爲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釐二
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
河同爲迎河入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
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
遂空惟用漯耳釐山支翻漯吐合翻而梁楚之地
復寧無水災上還長安
而用雞卜越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史
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
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燭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
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桂
海虞衡志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雌雞執其兩足焚香
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竹筵插
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筵端執竹再祝左骨爲儂儂我
也右骨爲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
細竹筵長寸餘徧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
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
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卜者握卜以卜書
墨於殼記其四維煮熟橫截當墨處辨殼中白之
視當南
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

厚薄以定儂人吉凶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好呼到翻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應劭曰蜚廉風氣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桂觀漢志作桂館師古曰蜚廉桂館益壽延壽四館名觀古玩翻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通天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初全燕之世嘗畧屬眞番朝鮮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應劭曰汙莵本眞番國番普安翻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括地志高麗都平壤城本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索隱曰案朝音潮直驕翻鮮音仙以有汕水故也汕一音訕燕屬遼東外徼徼吉弔翻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

塞至浿水爲界王氏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今浿水出遼東塞外東南過鏖浿縣東入海酈道元註曰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入海水經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朝鮮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經誤浿音普蓋翻又滂沛翻普大翻杜佑曰浿音旁拜翻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見十二卷高祖十三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王于況翻都王險章昭曰王險故邑名應劭曰遼東有險瀆縣即滿所都因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在樂浪郡浿水之東師古曰瓚說是賢曰即平壤城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

見賢遍翻下同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臨屯帝後開爲郡註見下三年降戶江翻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誘音酉見賢遍翻下同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師古曰辰國即辰韓之國雍讀曰壅閼一曷翻是歲漢使涉何誘諭涉姓也左傳晉有大夫涉佗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刺七亦翻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將即亮翻爲于僞翻下同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遼東東部都尉治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六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時芝產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草生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上爲之赦天下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乾音干秋作明堂於汶上班志泰山郡蓂蕭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桑欽所言又曰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蓂無入濟此又言出朱虛縣東泰山異或者有二汶水乎孚據班志明堂在泰山奉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浮于汶達于濟此明堂當在濟之汶上琅邪之汶入于濰而濰入于海其地僻遠非立明堂處汶音問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僕從齊浮渤海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

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杖直亮翻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數所角翻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續漢志益州郡去雒陽五千六百里魏晉爲南中寧州之地唐爲昆州姚州之地後沒于南詔師古曰唐南寧州昆州褒州也降戶江翻朝直遥翻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復扶又翻又如字長丁丈翻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臣瓚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爲南海蒼梧合浦九眞日南交阯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里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比頻寐翻義翻奉扶用翻傳張戀翻被皮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訾讀曰資不敢言擅賦法矣帝初擊胡大司農賦稅專以奉戰士故有擅賦之法是歲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爲廷尉姓譜杜本陶唐氏劉累之後在周爲唐杜氏有杜伯周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其治大放張湯湯言大抵依放張湯也放甫往翻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者諸獄告劾之書上之廷尉者也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

百里會獄師古曰赴對也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進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也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電大如馬頭雨于具翻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宛於元翻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爲浩侯從票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今以功復封浞野侯浩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浞士角翻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蓋雜技樂也師古曰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毀前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散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謂此也曼延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爲曼延者也延弋戰翻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守式又翻少詩沼翻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爲于僞翻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復扶又翻降戶江翻下同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粮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

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淇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淇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將即亮翻悍下罕翻又戾旰翻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陰暗密也間空隙也言暗密遣使投空隙而出與樓船約降間古莧翻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數所角翻下同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億度也料也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垂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濟子禮翻考異曰史記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書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軍亦以爭功相嫉垂計棄市則書作許蓋字誤今從史記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

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 考異曰漢書陰作陶今從史記

相參將軍王唊 應劭曰凡五人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應氏乃云五人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余據韓陶今作韓陰蓋從史記

尼谿

相息亮翻 唊音煩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 將即亮翻 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憂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

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 復扶又翻 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 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路人先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

已以故遂定朝鮮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 樂浪郡治

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爲治所也 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 夕莧郡本高句驪也既平朝鮮併開爲郡治沃沮城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眞番郡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據後廢臨屯眞番二郡班志東暆縣屬樂浪霅縣無所改樂音洛浪音狼

封參爲澅清侯 功臣表作獲苴侯食邑於勃齊澅音獲又戶卦翻

陰爲萩苴 班書功臣表作荻苴侯食邑於勃海此從史記作萩音秋苴子餘翻 唊爲平州侯 功臣表作幾侯張表平州侯食邑於泰山梁父縣 最以父洛食邑於河東 死頗有功爲涅陽侯 涅陽縣屬南陽郡涅乃結翻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 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 班志列口縣屬樂浪郡 郭璞曰山海經列水在遼東余謂其地當列水入海之口 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

箕子所封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爲僞翻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辟讀曰僻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放甫往翻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臧讀曰藏及賈人往者賈音古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

並見論語桴編竹木爲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桴芳無翻有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于王端薨端景帝子三年受封謚法能優其德曰于考異曰荀紀端皆作瑞今從漢書

武都氐反分徙酒泉杜佑曰西戎別種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　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師古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此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涿郡遒縣北界水經註澤渚方十五里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夏大旱　匈奴自衛霍屢幕以來度幕見十九卷

元符四年　希復爲寇復扶又翻下同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數色角翻使使下疏吏翻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

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去羌呂翻師古曰穹廬氈帳也索隱曰蓋以氈爲廬崇穹然而宋均曰穹獸名亦異說也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質音致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余謂匈奴蓋自謂本與漢爲鄰敵之國今乃令以太子爲質是其國勢削弱所餘無幾居豈翻也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譎以甘言師古曰譎古謠字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漢爲于僞翻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予讀曰與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數所角翻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矦屯朔方以東備胡

五年冬上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韋昭曰在南郡余據唐地理志壽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縣縣宋白曰壽州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爲

盛唐縣西十五疑山在零陵營道縣南亦里有盛唐山 望祀虞舜于九疑 地理志九疑山在名蒼梧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故曰九疑相傳舜死於蒼梧因葬焉故望祀之 登灊天柱山 班志灊縣屬廬江郡天柱山在南帝以爲南嶽灊音潛唐之舒州 自尋陽浮江 班志尋陽縣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沈約曰江余據漢尋陽縣在大江之北自晉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北尋陽之名遂晦杜佑曰漢舊尋陽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江南 親射蛟江中獲之 師古曰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有腳細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卬生子如二石大甕能吞人射而亦翻 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 李斐曰舳艫後持柁處艫船前刺櫂處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舳音逐艫音盧班志樅陽縣屬蜀盧江郡宋白曰舒州桐城縣漢爲樅陽縣也梁置樅陽郡師古曰樅千容翻琅邪秦置唐爲沂州其餘地入海萊密州界 並海 並步浪翻 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朝直遥翻 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時 長平烈侯衛青薨 考異曰漢武故事云大將軍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上遣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户焉按青四子無坐奢淫誅者此說妄也 起冢象廬山 廬山蓋即廬山楊雄所謂填廬山之壑者也師古曰廬山匈奴中山名衛青家在茂陵東次霍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阯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 續漢志秦有監郡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

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漢舊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剥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子弟怙恃寵頑五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績漢志又曰諸州常以八月巡行郡國録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與古今注異據晉志帝改禹貢雍州曰涼州梁州曰益州又置徐州復禹貢舊號北置朔方南置交阯與荆揚兖豫青冀幽并爲十三州春秋元命包及晉書地理志鼎畢散爲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彊荒則冀豐箕星散爲幽州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營室流爲并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恒山爲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五星流爲兖州端也信也又云蓋取流水以名焉

天氏流爲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虚危流爲青州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地居少陽其色青故名牽牛流爲揚州揚州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云州界多水水波輕揚也軫星散爲荆州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敵警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其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敵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荆山鈞星別爲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伐流爲益州益之言陁言其所在之地險陁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

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師古曰奔走也踶蹋也奔踶者乘之則奔立則踶人也踶徒計翻**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瑞翻**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與雯同言馬有逸氣者多能覆車泛方勇翻**跅弛之士**如淳曰跅弛者放落無行士有**亦**

卓異不入俗弛而見斥逐者師古曰跅者跅落之度也跅音跖弛式爾翻**亦**

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使使疏吏翻

六年冬上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穎曰在河東蒲坂界師古註漢書曰尋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五郡犍爲越巂沈黎汶山益州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杜佑曰昆明在越巂西南諸爨所居爲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將即亮翻　復扶又翻

其國元鼎二年烏孫遣使隨張騫入謝天子秋大旱蝗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往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江都王建易王非之子妻七細翻下同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治直之翻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

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閒古覓翻遺于季翻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陳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陬子矣翻余據漢書岑陬者其官名也本名軍須龔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爲昆彌烏孫建國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龔後書昆彌云頡注曰昆彌猶漢言大昆也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取昆莫彌取驕靡龔彌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爲王號戚綿結翻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應劭曰大鳥如一二石甕師古曰如汲水甕無一二石也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七八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黎軒亦曰黎靬東漢爲大秦國唐爲拂菻國在安息烏弋之西隔大海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魚豢魏畧曰大秦國俗善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靬音軒又鉅連翻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軍師扜采蘇薤之屬據史記驩潛大益在大宛西扜采國治扜采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西通于賓三百九十里後漢曰寧采蘇薤康居小王國治蘇薤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五里扜音烏采與弥同薤下戒翻皆隨漢使獻見天子見賢遍翻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工衡翻天子每巡狩海上乘以鹵簿陳車騎之衆及奇禽異獸以備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師古曰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工喚翻下同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師古曰見顯示也藏

徂浪翻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爲酒多首蓿首蓿草名苜音目蓿音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近其靳翻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匈奴左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兵直上郡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徙去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元爲太初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乙酉栢梁臺災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里伏儼曰高里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字即爲蓬蒿之蒿或呼爲下里者也或者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今流俗書本有作蒿字者妄增耳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師古曰蓬萊僊人之庭也春上還以栢梁災故朝諸侯受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朝直遥翻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俗所呼貞女樓即建章之闕余據侯太子傳建章宮在長安城西周回二十里上林之地也括地志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慶爲千門萬戶慶大各翻其東則鳳闕三輔黃圖

曰鳳闕高二十五丈闕中記曰一名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閶闔之內別風嶕嶢是也三輔舊事曰北有圜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高二十餘丈高豪翻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索隱曰如淳云中唐有甓鄭玄註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堂塗也毛氏詩傳曰唐堂塗也正義曰唐是門內之路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班史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如淳謂商中爲商庭蓋以西方之庭也數十里言廣於苑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圈圈求遠翻**其北治大池漸臺高**方之翻漸臺在太液池中師古曰爲水所漸漬故曰漸臺漸子廉翻**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治直之翻臣瓚曰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三輔故事池北面有石魚長三丈高五尺南岸有石鼈三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漢武

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黃圖曰璧門薄以璧玉因曰璧門大鳥立脩支所產大鳥之象**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漢宮閣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置臺高五十丈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之形或四角或八角西京賦井幹疊而百層即此樓也**葦道相屬焉**屬之欲翻**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姓譜晉大夫受邑壺口其後以爲氏**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箕子叙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古以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爲宜用夏正**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夏建寅之月爲歲首**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時議者謂漢以土德旺土色黃而用五張晏曰用五故上黃而數五也若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

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後世云匈奴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好呼到翻畜許救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間古覓翻我欲殺單于降漢降戶江翻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服虔曰因杆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爲將軍之名杆與俱翻受降城在居延北秋八月上行幸安定元鼎二年置安定郡屬涼州唐爲原會涇州地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宛於元翻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姓譜以爲車姓本於田千秋據此則已自有車姓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

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鹽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言近道之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孔文祥曰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砂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由此數有死亡師古曰驗無城郭之居也乏食者多漢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予讀曰與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謂妄發言以詬詈之且椎破金馬而去也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

定漢等言宛兵弱姚舜姓也左傳有鄭大夫姚句耳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射而亦翻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矣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哆昌也翻索隱音尺奢翻臣光曰武帝欲矣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族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矣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高祖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將即亮翻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中尉王温舒坐爲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婦家曰婚亦各自坐佗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帝改郎中令爲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勳之言闇也闇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師古曰應說是也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兄弟同三族而兩妻各一故曰五族

二年春正月戊申牧仁恬矣石慶薨沈約曰恬亦諡法所不載

關東蝗大起飛西至敦煌敦煌郡屬涼州唐瓜州沙州地燉音屯

閏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賀始以功封南
太邱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今以爲時朝廷多事督責
相封葛繹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
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元狩五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元鼎
二年丞相莊青翟自殺五年丞相趙周下獄死師古曰比頻也比毗寐翻石慶雖以謹得
終然數被譴數所角翻被皮義翻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
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
殆矣師古曰殆危也三月上行幸河東河東郡屬司隸校尉河之一也唐蒲晉
解隰州地祠后土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
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
至郁成比必寐翻及也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讀曰疲攻郁
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
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
至燉煌燉音敦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
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
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復扶又翻天子聞之大怒使
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
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
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爲障蔽浚音峻稽音雞余據班史匈奴中有東西浚稽東浚稽山

在龍勒水上 浞野矣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矣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矣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矣（間古莧翻）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冬十二月兒寬卒（兒五兮翻）

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膠東郡屬青州唐入青萊州界延廣史逸其姓守式又翻）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東泰山在琅邪郡朱虛縣界）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閒（應劭曰石閒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土以為仙人之閒）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呴犁湖為單于（呴漢書作句師古曰音鉤史記作呴音同又音吁）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史記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北四十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朐（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即得所築城師古曰盧朐山名杜佑曰盧朐在麟州銀城縣北猶謂之光祿塞銀城漢圁陰縣地）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矦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班志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括地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說讀曰悅伉音抗）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定襄雲中二郡屬并州）殺略數千人敗數二

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禄所築城列亭障敗補遞翻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酒泉張掖二郡屬涼州畧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以救漢人任音壬

是歲睢陽矦張昌坐爲太常乏祠國除班書功臣表及公卿表皆作睢陵侯高祖功臣張敖封宣平矦傳國至曾孫壬失矦元光三年封其弟廣爲睢陵矦紹國昌廣之子也睢陵縣屬淮郡師古曰睢音雖初高祖封功臣爲列矦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師古曰裁與纔同十分之內纔有二三也大矦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

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矦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師古曰副貳也其列矦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户口亦息列矦大者至三四萬户小國自倍師古曰謂舊五百户今者至千户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户至後嗣宗免時有户二萬三千是爲户口蕃息故也他皆類此富厚如之師古曰言其資財亦益多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矦栽四人鄧矦蕭壽成繆矦酈世宗汾陽矦靳石封并睢陵矦張昌爲四人耳見賢遍翻罔亦少密焉少詩沼翻

漢既亡涅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

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
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即
以攻翻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
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
者六萬人師古曰興發部署歲餘乃得行貣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貣
私糧食及
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
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
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
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攻之令作孔使
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

叙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
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余謂此書遣水工將以徙
水穴城也下書決水原攻城正
行其初計耳非再叙其事也
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班志居延
縣屬張掖
郡休屠縣屬武威郡屠音儲而發戍甲卒十八萬
貰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
兵贅之芮翻貰音古適讀曰謫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
飯也音備轉車
人徒相連屬屬之欲翻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爲
馬校尉一人爲驅馬校尉執又翻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
於是貳師後復行復扶又翻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
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

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射而亦翻敗補賣翻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廢其行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令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煎子延翻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

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孰與熟同古字通用是時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罷讀曰疲破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飤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翻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燉煌起發也謂發燉煌而西也分

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走音奏下同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徃攻郁成帝置搜粟都尉屬大司農姓譜楚莊王少子爲上官大夫其後以爲氏秦滅楚徙隴西之上邽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也邽音圭上卦貳師走音奏下同貳師令搜拔劒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賢遍翻因爲質焉質音至

軍還入馬千餘匹漢書李廣利傳云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文爲詳明後

行既還敦煌而再出師故曰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師古曰言如牟賊之食苗也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録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爲海西侯班志海西縣屬東海郡封趙弟爲新時侯功臣表新時侯食邑於齊地時音止以上官桀爲少府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自樂而行者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師古曰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以它財物充之故云直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絶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

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師古曰以其言爲直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司讀曰伺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其勤勞皆得拜職也余謂頗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渠犂在輪臺東東南與且末接南與精絕接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屯田之事也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五穀以供之使疏吏翻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以其遇漢善也使我國

遇暑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侍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秋起明光宮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相聯屬北通桂宮　冬上行幸回中匈奴呴犂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師古曰且子餘翻鞮丁奚翻　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平城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遺于季翻又如字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悖蒲內翻　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爲紀侯所譖而烹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

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古師
曰丈人尊老之稱行戶浪翻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充國被留見上元封四年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姓譜常姓黃帝相常先之後既至匈奴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漢望其回

心鄉善今乃益驕故曰非漢所望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緱王者匈奴渾邪王姊子與渾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匈奴中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其註戾太子傳則又曰今鄠縣東有長水余據水經註長水出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騎蓋屯於此非胡名也戾傳說是實常蓋亦先沒於匈奴緱王侯翻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降戶江翻閼氏音煙支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考異曰延年傳云誅李廣利尚爲將帥蓋止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爲丁靈王魏畧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廷接習水七千里匈奴蓋以丁靈王封衛律耳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怒衛

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爲于僞翻）射而亦翻吾母弟在漢（言其母與其弟也）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縣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衛律治其事（治直之翻）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狀語牛倨翻）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見犯言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爲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而勝惠止之引謂辭及之也重直用翻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臣瓚曰左伊秩訾胡官之號余據匈奴傳呼韓邪之敗其右伊秩訾王使

之降漢則此乃胡王之號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復扶又翻）宜皆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謂猶語也武語惠等也）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刺七亦翻）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煴火（師古曰煴謂聚火無燄者也煴于云翻）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方目翻）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師古曰喻說令武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近臣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

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劒擬之復扶又翻下同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師古曰彌滿也畜許又翻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膏古號翻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背蒲妹翻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師古曰言何用見汝爲也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南越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六年宛事見上太初三年朝鮮事見上元封二年縣讀曰懸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窖工孝翻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飤于具翻齧魚結翻咽音宴吞也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翻乳音人喻翻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天雨白氈師古曰氈毛之彊曲者音力之翻　夏大

旱 五月赦天下 發謫戍屯五原五原郡屬并州
谷縣本秦九原郡 括地志勝州連
漢武帝更名五原 涅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初
元年破奴爲 太
匈奴所獲 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爲御史大夫濟南郡屬
青州唐淄青齊州地濟子禮翻守式又翻考異曰
七月閉城門大搜臣瓚注武帝紀曰漢帝年記六月
禁踰侈七月大搜則搜索踰侈者
不必閉城門大搜蓋搜姦人
耳
二年春上行幸東海東海郡屬徐州
唐爲海州地 還幸回中 夏
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晉灼曰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
里師古曰即祈連山也匈奴謂天曰祈連西
河舊事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括地志天山
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
州在長安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余據唐志祁連
山在甘州張掖縣與天山似是兩處騎音渠吏翻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匈奴大圍貳師將
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隴西
郡屬涼州唐河渭岷州地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陳讀曰陣 貳師引
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
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其創被皮
義翻創初良翻 陵嘆之拜爲中郎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
河西河郡屬并州 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
音卓邪以奢翻漢書作涿邪山在高闕塞北千餘里 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爲
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
續漢志騎都尉比二千石杜佑曰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並漢武帝置東晉省奉車騎都尉惟留駙

馬尚主者爲之使將冊陽楚人五千人冊陽秦郡郡地元封二年更名冊陽屬揚州唐宣歙池昇睦州之地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將即亮翻下同重直用翻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拒虎拉捉持也射命中師古曰所指名處即中之也中竹仲翻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鄉讀曰嚮上曰將惡相屬邪將如字惡烏路翻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須騎也予讀曰與女讀曰汝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故城在甘州張掖縣之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班志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蓋其下流北至浚稽山下徘徊觀虜即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太初元年公孫敖築受降城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將率猶言將領也將即亮翻率如字上甚悅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

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陳讀曰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行戶剛翻盾食尹翻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上時掌翻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中竹仲翻創初良翻將如字詩無將大車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復扶又翻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釋名曰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

師古曰預燒自陳前葭葦則虜火不得而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槊共一臂也貢父曰皆無此理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划車弩梯弩皆其類余據魏氏春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射而亦翻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近其靳翻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余據匈奴之官有左右當戶骨都侯凡二十四長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復扶又翻下同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

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韓延年以父千秋死南越封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行戶剛翻射而亦翻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呼火故翻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師古曰鞮音丁奚翻漢書作百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

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輻音福軍吏持尺刀入陋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壘石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盧對翻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襄衣卷袖而行也師古曰便衣謂著短衣小袖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氷師古曰時冬寒有氷持之以備渴也糒音備期至遮虜障者相待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障者留駐以待後至也

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虜去塞百餘里（史記正義曰遮虜障北百八十里直居延西北長老相傳云是李陵戰虜處）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營也一曰從也）其素所畜積也（言其胷中素所畜積者如上所言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誣欺也謂釀成其罪也孟康曰媒酒教蘗麴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賈公彥曰齊人名麴餅爲媒者麴熟和合得成酒醴名之爲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踩戎馬之地（師古曰踩踐也人九翻踐才善翻）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音去權翻又音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音莫北翻首音式救翻）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匈奴之兵也暴者猶章也摧敗補賣翻）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罪也）上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沮在呂翻爲于僞翻說式芮翻下遏嫁翻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腐音附）久之上悔陵無

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余謂此說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爲當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之時預詔之使博德蓋爲陵後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使陵軍無救也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勞力到翻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好呼報翻而郡國二千石爲治者大抵多酷暴治直之翻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漢郡國各有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勝音升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督察也禁居禽翻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衣繡於既翻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當連坐者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沈持林翻曰羣盜起不發覺而捕弗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爲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師古曰縣有盜賊府亦併坐故使縣不言之也累力瑞翻故盜賊寖多上下相

爲匿以文辭避濃焉是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郡屬幽州高祖置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爲名唐爲滄景州之地暴周鄉士暴公之後至勃海師古曰雋音徂兗翻又音遂辭兗翻姓譜有雋姓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纏之而行躡音山爾翻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師古曰瀕厓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折而設翻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樹立也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爲繡衣御史

濟子禮翻逐捕魏郡羣盜魏郡高帝置屬冀州唐爲相魏澶衛州地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不副所委稱尺正翻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爲王氏子孫以外戚篡漢張本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娩爲開陵侯降戶江翻師古曰娩音晚又音免班志開陵侯國屬臨淮郡將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初三日午刻校改五字增四字再校改二字
增二字刪一字